

大唐空华记

◎ 王稳夷 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引 子 | (1) |
| 第 一 章 失巢 | (5) |
| 第 二 章 佛道 | (15) |
| 第 三 章 禅悦 | (24) |
| 第 四 章 火海 | (38) |
| 第 五 章 匠石 | (49) |
| 第 六 章 云水 | (59) |
| 第 七 章 染衣 | (66) |
| 第 八 章 慧眼 | (75) |
| 第 九 章 珠玉 | (85) |
| 第 十 章 流光 | (95) |
| 第 十 一 章 商量 | (103) |
| 第 十 二 章 斑驳 | (113) |
| 第 十 三 章 愁寐 | (125) |
| 第 十 四 章 莲界 | (136) |
| 第 十 五 章 香洁 | (146) |
| 第 十 六 章 神枕 | (156) |
| 第 十 七 章 出行 | (164)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|-------|
| 第十八章 | 青莲 | (175) |
| 第十九章 | 醍醐 | (187) |
| 第二十章 | 况味 | (198) |
| 第二十一章 | 重门 | (207) |
| 第二十二章 | 聚散 | (217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夙缘 | (230) |
| 第二十四章 | 眺园 | (241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幽思 | (253) |
| 第二十六章 | 游春 | (258) |
| 第二十七章 | 温情 | (270) |
| 第二十八章 | 迷离 | (280) |
| 第二十九章 | 魔障 | (285) |
| 第三十章 | 息妄 | (297) |
| 第三十一章 | 娑婆 | (314) |
| 第三十二章 | 梵音 | (325) |
| 第三十三章 | 奇谈 | (334) |
| 第三十四章 | 离别 | (346) |
| 第三十五章 | 祇园 | (357) |
| 第三十六章 | 梦觉 | (364) |
| 第三十七章 | 实相 | (373) |
| 第三十八章 | 孽海 | (378) |
| 第三十九章 | 双色 | (385) |
| 第四十章 | 导航 | (396) |
| 第四十一章 | 境界 | (402) |
| 第四十二章 | 定观 | (415) |
| 第四十三章 | 西行 | (426) |
| 第四十四章 | 见性 | (435)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十五章 | 群英 | | (448) |
| 第四十六章 | 精诚 | | (460) |
| 第四十七章 | 故国 | | (467) |
| 第四十八章 | 巨著 | | (476) |
| 第四十九章 | 圆满 | | (488) |
| 第五十章 | 哀歌 | | (500) |
| 第五十一章 | 噩梦 | | (508) |
| 第五十二章 | 天机 | | (518) |
| 第五十三章 | 大荒 | | (524) |
| 第五十四章 | 空华 | | (533) |
| 第五十五章 | 如露 | | (547) |
| 第五十六章 | 落日 | | (559) |
| 第五十七章 | 慈怀 | | (565) |
| 第五十八章 | 寻踪 | | (573) |
| 第五十九章 | 破执 | | (580) |
| 第六十章 | 觉岸 | | (588) |
| 余 记 | 归证 (一) | | (596) |
| 余 记 | 归证 (二) | | (614) |
| 附录一 | 辩机生平年表及有关人物与大事 | | (621) |
| 附录二 | 古长安城坊图 | | (623) |
| 附录三 | 古长安城附近流域图 | | (624) |
| 附录四 | 主要参考文献 | | (625) |
| 附录五 | 《大唐西域记》摘录 | | (627) |
| 后 记 | | | (637) |

第三十四章

离 别

这里几个侍女连忙在画案上摊开了纸笔，研好了墨和绘画的颜色。

慈照便对着庭院中的石榴树，先画了枝干，又画了几片叶儿，但她见那些榴实，委实繁盛，便不由停下来。

慈照正咬着笔杆儿思忖，在何处下笔才能妥当之时，她一回身，忽见雪妆端着一漆丹蟠桃式茶盘，正侧着脸儿，瞅着她如何画画呢。

慈照见雪妆白皙的圆脸儿上生一个小翘鼻子，她又是一脸儿正经地看自己画画，不禁含笑道：“看这个有趣的丫头，我一时倒有好主意了，我竟也不画这些石榴了。雪妆，我来为你画一张画像如何？”

雪妆听了，高兴地连忙放下茶盘说道：“真的？好姑娘莫哄我，自小就羡慕人家有小像儿的。”

慈照笑道：“什么难的？你且在对面的那座榻儿上，端坐好了，我就给你画一张就是了。”

雪妆忙欢喜地去坐下了。

楚音在一旁忙挪开方才那张只画了一半的画儿，又另为慈照铺上一张画绢。

慈照细细地端详雪妆的脸半日，就开始着笔画了起来。半晌，她突然盯着雪妆唇边的黑痣住笔了。

雪妆看见慈照停下来，不画了，忙笑道：“好姑娘，你看什么呢？”

慈照一面笑，一边道：“不可动，画坏了，我不管的。”说完了，灵机一动，故意将她唇上的黑痣画的又大又圆的。

画完了，慈照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。

这时，高阳正在一张香笺上画了数枝枝叶，听见慈照笑，她忙教点胭插了笔，过来朝慈照的这张画儿一看，便边笑、边道：“画龙点睛！这个倒愈发衬得她更俏丽了。不过，这不算奇，且看我的罢。”

说罢，高阳笑接过慈照手中的画笔，在方才慈照画得那黑痣后，又添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小勾儿，又在痣旁各点两点。顿时，就宛如一只小蝌蚪欲游进雪妆的嘴里。

慈照一看，也不禁笑点头赞道：“这一笔，真是添得好生绝妙。看来，对凡事就是要有出人意表之想，方能出让人称绝之笔。”

高阳笑道：“我早就有此想，只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？”

慈照笑道：“我现在与观华姐各拥有一件一模一样的木雕小佛。它的木质虽然平常，但我和观华姐自幼却异常地珍惜它。只是这个小佛的形容，并不像寻常那些佛像的面容是慈悲安详或庄严肃穆的，而是笑容满面。故这尊亲切感人的小木佛每让人看了，都可以心生温暖，而忘却忧烦。送我们这件含笑小木佛的那个老师师说，佛祖是一个完全放得下生死与烦恼的人，为什么还要悲切？你说，他这两件木佛，是不是刻得很出人意料呢？”

高阳听罢，笑点头。

慈照笑看雪妆的画，对高阳道：“故你这一笔添得不惟奇妙，

而且也显得她活灵活现了。”

雪妆坐在对面，见高阳、慈照她们十分可乐，忙急着要过来看一看此画，她嘴里笑道：“好公主、好姑娘快让我看一看罢。”

慈照看见雪妆要站起来，忙止住笑道：“莫动！还差最后一笔呢。我这即取下了给你看罢。”

说罢，慈照在那画上又抹了数笔，便取了给雪妆看。

雪妆看后笑道：“怎么会有蝌蚪要游进我嘴里来呢？我的嘴，不就成了那架上盛金鱼的波斯的玻璃瓶儿了么？”

正好慈照看见长荷在助小侍女点胭提一个凤首银瓶进来，替案上的瓶花换水。

慈照便笑对长荷道：“长荷，快些儿过来罢，看一看你们雪姑娘的像儿，看你还认得她不？我画得究竟算是形肖？还是神似？”

高阳笑道：“我们暂不要管它形肖神似，莫要学毛延寿误了汉宫明妃的前程即是好的。”

慈照笑道：“合浦姐姐这个故事，倒让我想《韩非子》里的一则笑话来。齐王的一个宾客擅画，齐王便问此人，世间何物最难画，何物又最易画。那宾客对齐王说道：‘犬马难画，而鬼魅易。’我想也是这样的，前者是其形其状，是世人所尽知的，马虎不得，故才有‘画虎不成，反类犬’之说。反之，鬼魅无形，又无影，谁也未曾见过它究竟是什么样儿的，画成什么模样儿，便是什么样子了，尽可糊弄人的。只是，以我之见，世间最难画的竟不是犬虎马牛，楼台堂馆，山水云烟，也不是花禽蝉雀，牛鬼蛇神，反倒是我们人了。人称有才绝、画绝、痴绝的这“三绝”的那位东晋的顾大家顾恺之，好像也曾这般说过：凡画，人最难、次山水、次犬马等。故此，画这雪丫头的像儿，我也惟有画到如此地步了。”

高阳听了慈照这番言论，也笑点头道：“你这番言论，竟也与以前曾教我绘画的画师说过的一样了。他说，绘画中间，以人物是

最难以描画，犹以眼前那些儿早夕相处的人更难画好，要想形神兼备便更难了。我看见他入宫来为我父皇画像的时候，要琢磨许久，方肯下笔。”

说罢，高阳回头笑对长荷说道：“来看一看罢，这可还是我们的雪丫头？”

长荷忙放下手中的银瓶，边笑，边道：“让我瞧瞧是什么模样儿了。”

说完，长荷走近那张画，又端详雪妆的脸。然后，她才笑着连连点头，对雪妆道：“雪妆，我看这就很好，比如有朝一日，这画被人看见了，便知道这画上的小丫头，定是一个有趣的人，让人可疼的。相反，如果画得太正经了，不就成了那墓碑上供养的人影儿了？”

楚音在一旁也笑道：“再说，要是画得太正经八百儿了，他人看了，还以为这是那朝中要被人捉拿罪犯的图形儿呢。”

听楚音说罢，众人都不觉大笑起来。

慈照笑对高阳道：“合浦姐，我早说过楚音与长荷见识是不差的，如果不是你的人，我便早就夺走了。”

高阳听罢，笑着对慈照说道：“有人护着她们，以后就越发都学会逞强好胜了。”

楚音笑对慈照说：“姑娘，以我的名字该如何画？”

慈照想了片刻，才笑道：“欲用这个‘音’字画成一幅画，竟也难了。”

高阳默然地说道：“我这里倒有一个主意呢，就在寒烟笼罩或冷月斜照，荒芜无边楚宫的废园残花衰草中，画一张被人遗弃在台阶或栏杆下的断琴台罢。”

慈照听了，道：“若成此图，那种亡国的丧音，也尽在不言之中。好是好，只是教我如何忍心下笔画此凄凉沉痛之图？加上我自

幼习琴，对琴这种天然就有性灵的高古神器，爱之如珍。平常，就怕见到它遭到一丝一毫的不洁与不敬，更何况是要画一幅它竟然惨遭弃绝与荼毒之图了呢。”

高阳默默地对慈照叹说道：“如果钟子期这等古人还活在这个世间上，必定也认你是一个真知音了呢。”

雪妆在一旁忽然笑对长荷说道：“长荷姐，如果让慈照姑娘也在你嘴旁边画一枝长梗荷花，表示你今后可以活到长命百岁，好不好？”

这话还未待长荷回答，慈照就笑说道：“这个主意竟好，它倒提醒我了。长荷你快些儿坐下罢，待本姑娘也为你画一张坐在莲花的像，定让你喜欢。”

高阳忙道：“观音也是坐在莲花上的，你一样的也这样画她，岂不是折杀她了？”

长荷也忙笑道：“姑娘，公主说的是，这我可当不起的。”

高阳道：“依我看，不如竟依了雪妆的主意儿，就在她唇旁画上一枝小荷花，既有趣，又应了那‘口吐莲花’的典儿，岂不是双妙？”

慈照笑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果然，慈照在长荷像唇旁缀了一枝小莲华。

画毕，看见像儿上长荷斜含一枝荷花的样子。高阳、慈照齐说道：“这也可算得人如莲，莲似人了。”

高阳忙命长荷、青瞳二人将画儿收好了，说待文夫人回来好给她看。

这样可喜坏了长荷和雪妆，她二人忙动手将画儿缀在罗幃上了，不时欣赏，还彼此打趣。

谁知青瞳过来看见了，心生羡慕，忙跑过来央求慈照也为她画一张。

慈照笑对高阳道：“今儿正经该画的画，反而倒是一张也没有画成，偏那两张画儿倒勾出一堆债儿来了，待一会儿，看我们如何去向文夫人交差呢？”

青瞳听了，忙央求慈照道：“不会累着姑娘的，我给姑娘捶背和磨墨，求姑娘发发慈悲，好歹儿给画一张罢。”

慈照笑道：“我现在没有画的兴致了，待以后有了兴趣儿时，就一定为你画。再说，现在天色也转暗了，画了也是不对的。”

长荷在一旁也对窗外笑道：“也是了，这一下午来，天色突然就转得暗暗的，莫非会有雨么？”

青瞳还是不甘心地对慈照说道：“好姑娘，你就发发慈悲罢，好歹给画一张。我与长荷姐、雪妆她们在一起，她们都有了，偏我没有，不是该我梦里都羡慕？”

高阳笑对慈照说道：“看她说得很是可怜，也就发一片慈悲之心，讲一点佛家的平等法。趁天黑之前，赶紧为她画一二‘春水寒潭’，也就搪塞过去了。”

慈照忙笑问高阳道：“为何要画寒潭？”问了一半，她忽然悟过来了，也不禁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青瞳知道她们打趣她的碧色幽幽的眼睛，忙笑道：“哪怕是一个‘黑池塘’也是好的。”

慈照笑够了，才说道：“好罢，我拗不过你。”

这里慈照才让青瞳坐好，方拿起绘笔之时，忽然看有公主府中一个侍女慌张前来禀报：“陈府派人前来我们府里，要迎接他们家慈照姑娘，让她火速回到自家府里去呢。”

高阳忙命人让她们上来，询问陈府到底出什么事了。

来人原是陈府的两个管家嬷嬷，她们说，慈照姑娘的表姊观华夫人，因遭难产大失血的这种劫难，已于今日不久母子双亡。故她

们现在要接她家姑娘火速回府，去参加观华夫人的吊唁与丧葬之事。

慈照、高阳听她们说完，二人不禁骇然不已，哀痛难忍，同时潸然泪落，都道：“天啊，这如何了得！”

二人忙结伴，立刻驱车，直接就从高阳公主府前去光福坊的李府吊慰。

这时，前来李府的吊唁客已是出入往来，络绎不绝了。

那些超度亡魂的佛号声，引磬声也是连天不绝；而李府灵堂内则已是棺椁横陈，白幔飘飘，悲咽声声了。

等到忙罢观华的丧事，慈照、高阳等众人想到这观华的为人是如此地厚道婉顺，人又虔诚礼佛，而造物却教她死得如此之惨烈，其腹中的胎儿也随之而亡，这真是天理何在？

她们几人望着李府内外那些满眼飘纷的雪白灵帏，黑色挽联，仔细思量，都不免觉得哀恸不已，心中空茫无边。

尤其是高阳回忆起既往她与观华交往的种种往事，仿佛就好像经历了大梦境一场，其哀戚更是深如渊海，难以自拔。

正在高阳这里为与观华的死别而伤痛不已之时，慈照又来辞行了。

这一道消息，简直是令高阳如闻晴天的霹雳，心中的悲情，更如雪上加霜。

原来，慈照的继父大人陈俭因受近期朝中一谋反大疑案的牵连，被贬为漳州刺史，朝廷并限令他们一家数日即离京。

高阳听了罢原由，哀然长叹道：“上天！你真的是要令人无路可走么？”说罢，她的眼泪就涌出来了。

慈照也随之而泪下。

过了半晌，高阳见慈照默然无语，又忙道：“我立刻入宫，向

父皇替你们父女求情。”

慈照听罢，忙道：“合浦姐的心意，我领了。但是，万万不可行此举。暂且不论合浦姐替我们求情奏效与否，最后都会落得一个‘忤时事’的罪名。合浦姐由此而遭人非议，我们于心何安？我们去漳洲，这原来就是命中注定了的。”

高阳含悲对慈照道：“偏不要去！就留在这里与我们为伴罢。”

慈照听了，忙道：“多谢合浦姐好心！可我怎不知‘养父母之恩大于生父母’之理？况且我的父母遭此变故，祖父又年老多病，我怎能忍心抛他们而去？”

说罢，慈照又道：“这次行出京，我惟对一个人放心不下，他便是我的家兄成华了。原来，他出家为僧，我寄人篱下，本该无牵无挂。可现在他毕竟又为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骨肉手足之情，竟由不得已了。想来也是可悲可叹，他又非如俗人可资以财物相助，故‘照拂’二字，真是无从谈起的。”

高阳听了，神容惨然地对慈照说道：“以后，只有常写来家书，多报平安，以令其心安就是了。”

慈照听了高阳的话后，也含悲地说道：“眼前想来除此一计外，竟无它法了。”

听慈照悲言，高阳不觉哀愁难喻。想不久前，观华还在与她们赏菊论诗；甚至就还在一二日之前，慈照与她等大家还是如此地欢乐，现在却经历了一场如此大的生离死别，真是世情为何虚幻无常到了如此地步？

想罢，高阳不免心神为之沮丧低落，哀戚不已。

高阳发怔半晌，才对慈照说道：“慈照妹妹的启程一定，你即刻令人来告之于我，我要亲自出城，为你饯行去。”

慈照听罢，除泪涌外，无言无语。

文夫人在一旁，也对慈照说道：“我现在倒有一个主意儿，不

知姑娘肯不肯？且将姑娘府里那个叫明儿的小童留下来罢，倒不是我这府里缺人使唤。只是，万一姑娘你今后有事或递了平安书来，又不便直接送到那寺院里时，便令人先送到我们这里来。我让明儿递进寺里去，他一个小孩子，出入寺门，岂不方便？”

慈照听了，点头道：“这最好不过了，只是这个明儿虽然是聪明解事，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。”

文夫人道：“这倒不怕的，我看他就好，我们定令他识文断字。另外，他竟与公主三兄吴王之子，公主的小侄儿李万里年龄相仿，且又是一样聪明伶俐的。”

慈照与高阳话别罢，高阳便亲送慈照出公主府的大门来。

慈照猛一回首，只见高阳神情寂寞，意态悒殊，泪光盈盈，她不觉也为之心下黯然叹息不已：“世人都看见高阳公主的高傲冷漠，又有几人知道她内心深处的孤绝与哀怨？”

这时，朝中有几位大臣到宫中上折求情，都言及陈俭父年迈多病，实在是不宜长途跋涉。

一时，太宗心生恻隐之心，便改陈俭为扬州刺史。

陈俭听罢，反而转悲为大喜。此乃其父的故里，此行正好陪老父还乡。

原来京中还有许多官员欲出城为陈俭饯行，都被他一律告免了。

陈俭说，这是陛下仁慈宽厚的特典，惟有要求立刻出京，到地方精进勤政，以报天恩。故慈照回到陈府不过一二日，他们举家便仓促出京去了。

慈照临去那一日，高阳也赶到城外送别去了。

这一日天色晦暗，乌云翻涌，不时听见寒鸦凄啼哀鸣之声，大

风也吹得道旁的树木草花瑟瑟地作响。

长亭边，慈照在其家人后，洒泪与高阳话别后，左顾右盼，然后，惆怅地望着终南山方向，默默地长叹道：“看来，我竟然是等不来了。”

长荷见状，就问慈照道：“姑娘，你没有知会辩机师父，说你这要出京南去了么？”

慈照一叹道：“如何会没有呢？可叹去会昌寺里的人都说，他这几日到终南山听法去了。我们只有托人带去一个口信，让他来这里见这最后一面，看来竟是来不及了。”

说罢，慈照又默默地让自己的侍女月舍将一个包裹交给了长荷，又对高阳道：“合浦姐，这些原来预备是我亲自交给成华兄长的一点心意，看来已经不能够了。今后，这个还请你们代转罢。只是他还不知道，我们的观华姐，她就这样去了。”

高阳听罢，不觉心痛难忍，但也是无言可答，泪光泫然。

慈照又对高阳、长荷道：“我去了，合浦姐，长荷，且请你们今后多加珍重。我这一路，都会向你们传平安信来。只是可叹的是，我竟然连观华姐的头七功德法会也不能亲去祭奠了。”

慈照语音未落，不觉声音哽咽，泪痕满面。然后，她掩面登车，快速而去。

慈照辞去后，高阳心下依依不舍，内心的无限悲怅与寂寞，真是难以言状。

高阳与长荷立车惆怅许久，见慈照人车渐远，最后是直至人车与影子，都是消失殆尽，她二人才终不得不掉转车来归去。

一路上，高阳神情哀凄，自觉久久也难已排抑心内的这种别离的哀愁。

不久，高阳的送别车驾，就往城中缓缓地开去。

在车中，长荷望着自己手中所捧的这个慈照的包袱，不知道何时才能与她再相见。又念及她们与观华已是生死异途，更是永无复相见之日，心中不免沉痛不已。

长荷再看见高阳那种哀神欲绝的神情，素常清澈的双眸，现在却密布茫然与哀愁的云翳。

长荷又暗思道，就在此时此刻，又有谁人能够知道我们公主的这种伤痛的一二？她不仅真正地生于高壁深垒的王侯之府里，而且婚姻又是如此地不称心如意，加上她现在又突然连连丧失闺中的知音。从此，她的哀愁，她的遗憾，又堪向何人诉说了呢？

想毕，长荷也不免更是为高阳而心痛神伤，泪雨纷纷。

正是：黯然消魂者，唯别而已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韩非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后人编辑他文章五十余篇为《韩非子》一书。

②汉宫明妃就是指王昭君，据说是因为她不肯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，毛就故意丑化她的形象，后被汉帝远嫁到匈奴去和亲。

第三十五章

祇园

高阳送罢慈照后，即令人启动车驾回城。

这一路上行来，只见满眼的晦云阴沉，远山迷离。往来行人也是十分清冷稀疏了，只有路旁葱郁丰茂的道草，倒是随意地连天连地的生长。

车声马蹄不停地在道上辘辘哒哒地作响，偶尔还夹杂一声嘶嘶的马鸣，更增添车上送别人心中的愁绪与凄凉。

离南城门还有一里之遥，高阳就让送别车停下来。

然后，高阳就吩咐长荷道：“今天，我心里面好是烦忧，回到府中去，见了那些我根本就不愿再见一眼的人，只会更加郁闷。长荷，你且去给前面的人传一句话去，让人回府相告，我暂且不回去了。现在你就让他们直接送我去流邸，我要在那里静养一二日，才回到城中的府里去。”

长荷听罢，忙让人传高阳公主的话去了。

然后，高阳公主送别的车驾又掉头，便朝位于城南边的流邸直奔而去。

辩机从终南山听完法会回到会昌寺，听罢陈府传来慈照与家人即将辞京南去的消息后，他便匆忙赶来送别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辩机人还在途中，忽见一辆四轮华车，在他面前戛然而止，随后又来了一二辆车。

只见这时从那四轮华车上面，缓缓地下来一个手携包袱的女子，她朝辩机走近，然后又问道：“辩机师父你？你这是特地赶来为慈照姑娘送行的么？”

辩机抬眼一见，这个女子竟是长荷，只见她一身缟素，满面伤戚，而且鬓插白花，似正为何人戴孝。

见状，辩机的内心不免一凛。

长荷沉默半晌，才道：“只可惜辩机师父还是来晚了，慈照姑娘他们已约于二三个时辰以前启程南去了。我们家公主，现在也正是才送她转回来。”

说罢，长荷又将手中的包袱，递过来给辩机，道：“这是慈照姑娘叫我们把这个转交给你的。另外，姑娘还让我们转告你，你们的表姊，观华夫人她……，她已于几日前辞世而去了。”

辩机听罢，接东西的手不觉是一颤，他还来不及致谢，就见长荷已上车去了。

这时，辩机猛一抬头，忽然看见路旁那一辆朱轮华车窗下，正端坐一位神思凝然，素服缟袂的丽人。

只见垂帘微动，那帘内的人一看见辩机，满面哀愁，一双迷惘的眼眸，默默地看了他一眼，并未发一言。

于是车影过处，刹那间，辩机竟见那人眼中的泪光一闪，不知为何，见状，他不觉心内一惊。

默然间，辩机见那辆华车的垂帘复坠，然后，又看见那辆车子悠悠地飘然远去。

一时，辩机不觉心内突然升起一片淡淡的失落空虚之感，他黯然地朝远方凝望了一阵，想前路渺渺，不知慈照她们现在究竟已走到何处去了？